

真人. 他的知识是真知, 他本人是真人、是大宗师. 我做诗赞颂:

真人真知吴大猷,
巨鹏飞舞逍遥游.
翼若垂云,
背负青天,
莫之夭阏.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人类文化中的佼佼者, 也是

唯一延续没有间断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是有活力的, 其中重要的原因, 就是有像吴老师这样优秀的人在努力工作, 我们的文化也是有将来的, 是会有新发展的, 也是因为会有一批一批像吴老师这样的人, 前仆后继地在努力. 我相信, 在像吴老师这样大师的崇高精神感召下, 中华文化一定会继续健康地发展, 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让我们用我们的努力来纪念吴老师的百年诞辰.

深切怀念吴大猷先生

朱光亚

我们在这里隆重纪念吴大猷先生诞辰 100 周年, 深切缅怀一代物理宗师的高尚风范和杰出贡献, 我很高兴, 也很激动. 吴大猷先生毕生献身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 为中国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世界物理学界享有盛誉.

吴大猷先生学识渊博, 学术造诣精深, 是国际著名的物理学家. 他的研究工作涉及原子、分子结构及其光谱, 等离子体及其动力学理论, 核物理, 天体物理, 统计物理, 散射理论及相对论等领域, 发表了学术论文 100 多篇, 并著有《多原子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量子散射理论》、《气体与等离子体动力学方程》等专著. 他对物理学许多领域的理论有十分透彻的理解并常常提出独到的见解, 为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吴大猷先生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 还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 他在 70 多年的学术生涯中, 从未脱离过教育工作. 他对学生十分负责, 授课内容深入浅出, 讲述透彻, 在教学中他总是不断致力于把学生领入新的科学领域, 培养学生进取与严谨的学术作风.

上世纪 40 年代初, 我转学到西南联大物理系, 开始得到吴大猷先生的教导. 那时吴先生家住昆明郊区, 适逢抗战时期, 条件很艰苦, 师母身体又不好, 吴先生不得不一面给学生上课, 一面照顾夫人. 我常到他家里去请教, 看到老师忙里忙外的很辛苦, 有时候就帮助老师做些家务. 老师和师母也常常留我在家里吃饭, 他们待我就像一家人一样. 1946 年, 吴大猷先生和曾昭伦、华罗庚先生受当时国民政府派遣组团去美国考察研究, 每人可带两名年轻助手随行,

吴先生挑选了刚刚毕业留校任助教的我和被他称为“物理奇才”仍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李政道. 到美国后, 政道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 我随吴大猷先生去了密歇根大学. 吴先生从事高能质子、中子散射的理论研究工作. 我一面在该校研究生院读博士学位, 从事实验核物理的学习与研究, 一面协助吴先生做些理论计算工作. 吴先生治学严谨, 为人秉正忠厚, 对我学习和工作中不足之处直言指出, 又鼓励我继续努力攀登. 他的谆谆教导和悉心培育, 使我一生受益不尽.

1992 年 5 月, 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当代物理学家联谊会”, 政道陪同吴大猷先生专程来到北京参加会议. 离别 42 年后, 吴先生已是满头银发, 我和政道也是两鬓斑白, 60 多岁的人了, 再次见到 80 岁高龄的恩师吴大猷先生, 重叙师生之情, 感慨万千. 会议期间, 吴先生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室, 出席了“首届东亚、太平洋、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研讨会”和“国际流体力学与理论物理学术研讨会”, 受到了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吴先生回到曾经生活、学习、工作过的北京、天津、南京等城市, 并会见了许多昔日的老友、同行, 看到祖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巨大发展和变化而感到欣慰. 临别时, 我送给吴先生一块祖国大陆的珍贵化石, 先生珍爱不已. 后来, 吴先生委托学术秘书, 从台湾带给我一台相机, 我一直好好地珍藏着.

吴先生念及年轻时在大陆见过的一种叫“八仙壶”的酒具, 后来在台湾和海外多方寻觅而未得. 这种小巧、别致的“八仙壶”装满后, 无论如何旋转、倾倒, 酒都不会外溢, 而且恰好能倒满 8 小杯. 1995 年

10月,我的儿子朱明远去台湾参加国际计算机学术会议,我托他为吴先生带去了“八仙壶”。先生见到明远,分外高兴。在问及我的近况后,当即把玩起这颗心仪已久的宝贝来。在明远离开台湾之际,吴先生将一枝用了多年的派克笔深情地交给明远。当我接到

这枝笔时,犹如见到了自己的恩师。

2000年3月4日,吴大猷先生因病在台湾逝世。听到消息我悲痛不已,由于不便亲往宝岛为恩师送行,只能委托政道在吴先生灵前代为祭奠。

我将永远地、深切地怀念吴大猷先生。

吴大猷先生与南开大学

母国光

(南开大学 天津 300071)

今天我有幸参加纪念吴大猷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谨作为先生母校的晚辈,深切缅怀这位毕生献身科学和教育的、并做出卓越贡献的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南开大学尊敬的学长。

南开大学是吴大猷先生的母校,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创办的。吴大猷于1925年夏考入南开大学,不久进入物理系学习,最初把他引进物理学领域的是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的、时任南开大学物理系主任的物理学家饶毓泰先生,吴大猷随饶毓泰教授学习的物理课程有:大学物理、电磁学、近代物理、高等力学、光学、气体运动论、高等电磁学等。后来他曾对恩师饶毓泰教授回忆说:“饶先生表面上看起来很严肃,但心地善良,程度好,造诣高,中、英、法、德文都极好”。大猷先生在大学四年中学习成绩优秀,并获得这所私立学校十分难得的奖学金。他还与同窗陈省身等组织理科科学会,开展业余的学生科研活动,曾将德国物理大师普朗克的热辐射论由德文译为英文。他对科学的感悟和对科学精神的追求,受到饶毓泰器重。1929年毕业留校任教,讲授近代物理和力学等课程。饶毓泰去德国研修后,仍以大猷先生的进修为念,因此与清华大学叶企孙教授联合推荐,使他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资助,1931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抗日战争爆发后,大猷先生作为北京大学教授加入西南联大,再次有了与南开大学物理系合作的机会,与师生建立了深厚友谊。

大猷先生十分怀念母校南开大学,他曾写下《十年的南开生活》、《南开大学和张伯苓》、《我在大学求学经历》等回忆文章,表达对母校殷殷思念的赤子之心。他在文章中说:“笔者自十四岁至二十四岁在南开中学、大学至任教的十年,是性格、习惯的

形成,求学基础训练的重要时期。现在回溯这段时期,感情的因素自所难免。”改革开放初期,他特地召唤他的堂弟原南开大学副校长、数学家吴大任及家人到香港会面,了解母校和祖国的建设发展情况。1992年初夏,大猷先生以85岁高龄毅然回到阔别46年的祖国大陆,为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开创更加活络的管道,受到江泽民、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会见。我还清楚记得,那年6月4日大猷先生回到南开大学的情景。当我们陪他游览南开大学校园时,眼见南开巨大的变化,他高兴地说:“母校发展的规模和学术上的成就完全超出我的想象。”6月5日,南开大学举行授予吴大猷名誉博士学位典礼,陈省身先生、杨振宁先生以及出席第21届理论物理中微分几何方法国际会议的国内外学者与会,我作为南开大学校长将名誉博士学位证书颁授大猷先生,并且将我校保存的大猷先生当年在南开大学读书时的学习成绩单附件赠予他。大猷先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说:“今天我很高兴,很快乐,也有点不好意思,接受这个荣誉感到很惭愧。离开南开大学60多年,但我始终没有离开学校和教学。今天看南大,和过去相比,在各方面都是不可想象的。”大猷先生对母校仍然完整保存当年学生的档案资料感到很惊奇也很高兴。百闻不如一见,这次在京津的时间虽短,但故地重游,大猷先生对南开大学、对祖国大陆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他回到台湾后,南开大学的过去和现在仍然萦绕在他的脑海,直到1999年5月19日的来信中,他仍以衰年颤抖的笔抒发故园情怀。信中写道:

“弟在南开中学四年,大学四年,毕业后教学二年,此不仅是弟受基础训练,亦是我一生命中最重要的、最快乐的一个阶段。1992年再返南大,则景况